

爱国主义教育读本



红色 经典 系列



BAYIQIEXIANGGEIDANG

# 把一切献给党

我家就住在煤矿直井口旁的山脚下。在我童年的心里，矿井是个很神秘的地方。老年人说，那里藏着宝物，谁能得到宝物，谁就得到幸福。也有人说，那里暗无天日，有一天太阳照进了矿井，人们就不再受穷受苦。听到这些神奇的传说，我一心想进矿井。虽然母亲不断地嘱咐我说：“煤矿里小孩可不能进去，进去就出不来！”也吓不住我。我像一只初出巢觅食的小鸟，成天在矿山上跑来跑去，恨不得找个机会钻进矿井，把听到的一切都弄个明白。

吴运铎 著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B A Y I Q I E  
X I A N G E I D A N G

红色 经典 系列



# 把一切献给党

吴运铎 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把一切献给党 / 吴运铎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 
1953.7 (2006.6 重印)

(红色经典系列)

ISBN 7-5008-0560-8

I. 把... II. 吴... III. 吴运铎 (1917~1991) - 自传  
IV. K828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47324 号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011

电 话: (010) 62350006 (总编室)

(010) 82075934 (编辑室)

发行热线: (010) 62045450 62005042 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: 2006 年 6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

开 本: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: 80 千字

印 张: 5

定 价: 11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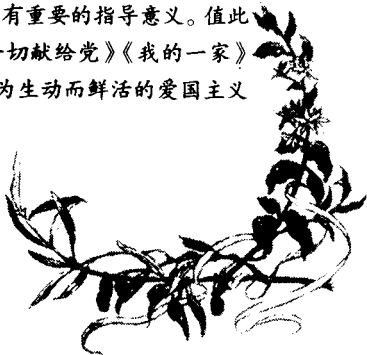


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一批革命回忆录，比如《把一切献给党》《我的一家》等。这些作品都曾畅销过几百万近千万册，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。

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经过数十年的革命和建设，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。当前，人民生活逐渐富裕，享受着现代化的住房、交通、休闲和娱乐。然而，这一切来之不易。从十九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开始，内外交困的中国经历了救亡图存、维新变法、民主共和、启蒙与革命，在自救和自强的道路上苦苦求索。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，选择了社会主义中国。

在建立和建设现代中国的过程中，无数的中华儿女奉献了自己的热血和生命。我们不应忘记方志敏面对敌人的视死如归，不应忘记欧阳梅生和他的妻子儿女一家在大革命期间的巨大牺牲，不应忘记年轻漂亮、能文能武的女英雄赵一曼在抗日战争时期跃马横枪的英姿飒爽、富于传奇性的革命人生，也不应该忘记一个普通煤矿工人出身的“中国的保尔”吴运铎不顾生命危险地忘我工作和从他身上所迸发出来的坚强意志。

当前，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树立以“八荣八耻”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，概括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特点，对于弘扬社会正气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值此之际，我社重印“红色经典系列”四种——《把一切献给党》《我的一家》《方志敏战斗的一生》和《赵一曼》，希望以之作为生动而鲜活的爱国主义教育读本，郑重推荐给广大读者朋友们。



# 目 录

- 童 年 /1
- 劳动的开端 /9
- 在矿井里 /19
- 觉 悟 /32
- 我们的工厂 /41
- 人 党 /54
- 转 移 /61
- 反“扫荡” /71
- 第二次负伤 /80
- 新任务 /90
- 制造枪榴弹 /104
- 拆定时炸弹 /113
- 我们的平射炮 /120
- 第三次负伤 /129
- 永远前进 /141

# 童 年

我是在矿山上长大的。

听父亲说，我们老家在湖北，家里穷得连瓦也没一片。祖父祖母都死得很早。父亲从小四处流浪，做过店铺学徒，做过苦工，后来流落到江西萍乡煤矿，当一名记账的小职员，才在这里安下家。

萍乡煤矿是当时中国南方最大的一座煤矿，矿工们都叫它安源山。山上山下，长满茂密的树木。山腰上，烟囱竖立，日夜喷吐着黑烟，炭粉把青山绿树都染黑了。连绵不断的高山，包围着这座矿工城。

我家就住在煤窑直井口旁的山脚下。在我童年的心里，矿井是个很神秘的地方。老年人说，那里藏着宝物，谁能得到宝物，谁就得到幸福。也有人说，那里暗无天日，有一天太阳照进了矿井，人们就不再受穷受苦。听到这些神奇的传说，我一心想进矿井。虽然母亲不断地嘱咐我说：“煤窑里小孩可不能进去，进去就出不来！”也吓不住我。我像一只初出巢觅食的小鸟，成天在矿山上跑来跑去，恨不得找个机会钻进矿井，把

听到的一切都弄个明白。

离家门口不远的直井旁，煤车一溜溜地从井口运到洗煤厂。我喜欢学工人们的样子推煤车，弄得满身大汗，有时趁工人不注意，钻进了空煤车，弄得一身煤灰和油污。我羡慕刷洗烟囱的工人勇敢，也想冒险尝试一下，挽着烟囱上的铁环，一步一步地向上爬，弄得满脸煤灰，刮破了衣服。只是，每次溜近煤窑口，都被大人赶回来……

有一天，父亲买了一只鸭子，拴在院子的棚架底下。哥哥说鸭子会浮水，不沉底。难道真有这种怪事？趁着母亲没看见，我悄悄地解开绳子，抱起鸭子，一直跑到煤窑直井前的广场上，钻过了栏杆，把鸭子丢进喷水池里。

喷水池是洋灰砌的，池里都是发电厂排出的热水。水流涌过粗大的铁管，喷到半空，又倒泻下来，发出闷雷一样的响声，鸭子在池里吓得乱窜。父亲不问情由，就把我拖回家去，打了一顿。第二天，拿来一个新书包，一本新书，把我叫到跟前说：

“你在家调皮总算调够了，今年六岁啦，该上学了，明天上后山胡老先生那里念书去！”

读书本来是好事。哥哥们都上了小学，我一直很羡慕。谁知父亲偏不让我跟哥哥们一起。父亲对我说：“得找个厉害先生管管你！”既然算是一种“惩罚”，这个“上学”，我根本不感兴趣。

可是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！母亲给我换了新衣服，用手帕包了一对蜡烛三枝香，还拜托邻家的张大妈送我去后山上学。

胡老先生一看来了新学生，马上换了一件长衫，端端正正

坐在上首。墙上贴着一张大红纸，写着“天地君亲师”。张大妈忙着点蜡焚香，吩咐我：

“快拜老师！快磕头！”

“又不过年，干吗磕头呀？”

张大妈不回答，硬按着我磕了三个头。

在这里读书很枯燥。整天念的是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。意思一点不明白，先生也从不解释。你要问他，他就瞪眼。

每天我路过煤窑直井，听见围墙里的嗡嗡声，就不由得放慢了脚步。脑子里时刻想：机器是什么样子？它为什么这样叫唤？……应该去看看！

一天，我照例背了书包去上学，一出家门，跑上后山，把书包挂在树叶稠密的树枝上，就急急忙忙地跑到直井围墙门口，背着警察，溜了进去。

随着机器的响声，轻手轻脚走进了打风房。那庞大的空气压缩机整齐地排列在厂房里，巨大的飞轮飞快地旋转着，白光闪闪。这庞然大物，不息地旋转，发出隆隆的吼叫。真叫人害怕。说什么好呢？可是一见机器就叫人走不开了。我走近围着机器的铜栏杆，两眼盯着机器出神。

背后有粗大的手搭在我的肩上。

“小家伙，你跑来干什么？”

我吓了一跳，回头一看，是个司机工人何叔叔，笑嘻嘻地站在那里。

“叔叔，那个推机器的人，躲在哪里？”

他用棉纱擦了一下油手，摸着我的头问道。

“什么推机器？”



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，笑着说：

“你这小傻瓜，这哪里是人推的，是汽，懂吗？”

也许不忍叫我失望，他又安慰我说：

“不要紧，长大了你就会明白的。要人推还算什么机器！机器是人造的，你要它怎么着，它就怎么着。”

从那时候起，我觉得世界上最奥妙的东西就是机器了。它不吃不喝，也不休息，老是轰轰隆隆地忙碌着。可是最了不起的还是工人，他能让机器听话，还能造机器！做一个管机器的工人——这就是我的第一个梦想。

我再不愿坐在冰冷的书房里，读我自己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的书本了。每天早晨，照例把书包挂到树枝上，到处跑个够，天黑才回家。机器占据了我整个的心，甚至夜里做梦也全是机器。这个秘密很快被母亲发觉了，她又托张大妈送我到胡老先生那里去。

“你这些天干什么去了？”先生问我。

“看机器去了。”

“我叫你去！我叫你去！”

他一手死死拧着我的耳朵，挣也挣不脱，疼得我抱住先生的大腿直转圈子。

“看机器有什么不好？偏要拧耳朵！”我想。

晚上回家，父亲问：

“你的耳朵怎么啦？”

“老师拧的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逃学！”母亲在旁边说。

“看机器去了，不是逃学。”我觉得母亲不公平。

“咳！你逃学去看机器，拧耳朵不冤枉！”父亲说。

这一夜，耳朵疼得要命，母亲用凉手巾给我捂着。我侧着身子睡，真想大喊大叫。到底还是咬咬牙，忍住了。

第二天，父亲领着我，去找胡老先生。

“胡老师，我这孩子太调皮，你要好好管教他。不过，拧耳朵要两只都拧，拧完那个，再拧这个。像这样一个大一个小，多难看！”

“好吧，叫他明天别来就算了！”先生冷冰冰地板着脸，不教我了。

就这样，我离开了私塾。学校半路也进不去。母亲常为这事发愁：

“你这样下去，怎么是好啊！”

“不要紧，妈妈。将来我要当工人，造机器，开机器！”

我跑遍了整个矿山。电车厂、煤车厂、发电厂、打风房、锅炉房、升降机房，都是我经常拜访的地方。我成天在车间里混，常常连饭也顾不得回去吃。

父亲的老同事毛师傅，是修理厂的老车工，我再三请求他带我去玩。他说：

“你听话不听话？”

“带我去吧，一定听话！”

我们走进了修理厂。几百部加工机械——车床、刨床、钻床，许多特别的工作母机，都整齐地排列着。头顶上的起重机，拉着沉重的机件来回走动。这里修理全矿山的机器，也制造机器。这里的机器和我以前看见过的完全不同，以前看见过

的打风机、发电机，都不太了解它们为什么要那样旋转。可是这里的刨床、旋床，却能够看见它们工作的结果。成块的钢料卡在床子上，机器一动，一剥一层皮，就变成了光亮亮的机件。在锻造间里，起重机从炉里拖出通红的钢铁，送到了蒸汽锤的铁砧上，汽锤猛烈地打击大铁块，火花四射，光彩夺目，比烟火还美。在工人手里，不管多坚硬的钢铁，都变得非常驯服。什么时候能像他们一样，站在车床旁边干活呢？我真盼望快长大，做个工人！

在那一边，工人们拿着钢的工具刀，在旋转的砂轮上一碰，便喷射出五彩的火花，刀子立时锋利无比。我想起前几天为了造玩具枪，把厨房里的菜刀砍坏了，惹得母亲天天埋怨。这回可好了，把菜刀拿来磨快，让母亲喜欢喜欢。

第二天，我把菜刀藏在衣服里，进了车间。趁大家不注意，拿出菜刀就往砂轮上碰，不料，火花一闪，菜刀脱手飞出，几乎砍在脚上，右手震得发木，瞪着眼直发愣。

毛师傅发觉了，马上走过来拾起菜刀，替我磨好，责备我说：

“你再乱动手，就不许你来了。这是好玩的吗？”

他看见我那伤心的样子，又和气地摸着我的头说：

“孩子，你还小哩！”

我非常尊敬毛师傅。心想，像毛师傅那样的人，都是些特别的人，机器不敢不听他们的话。什么时候我才能学到他们那样的本事呢？

跟工人们混熟了，他们送我一些小锤、小凿子、小锉刀，我很爱这些礼物，心想，他们送我这些东西，就是要我也锻炼

成像他们一样的人。

到秋天，我进了煤矿小学一年级，每天和哥哥们去上学，念“大狗叫小狗跳”。但是心里老记挂着机器，放了学，总要绕到后街铁匠铺门口去看打铁。

这学校是教会办的。早晨的第一课，是趴在礼堂里做祷告。许多孩子受不了，就把后院的单砖墙拆了个大洞，祷告一开始，一个个偷偷地从洞里钻出去；等上课钟响了，再爬进来。我也跟他们一起爬出爬进。日子一长，被训育主任杨胡子发觉，他在袖管里藏着竹板，堵着洞口，每人给了五板。可是，第二天，我们又开了新的洞口。

大考结束后，成绩单送到家里。哥哥们都升了级，我的功课不好，留级一年。

父亲给哥哥们买了些彩色画片作奖励。还当着哥哥们的面对我说：

“你打算留级到胡子白吗？”

哥哥们也故意拿着彩色画片，在我面前摆来摆去。他们一走过来，我就闭上眼睛。可是心里难过，觉得丢人。

这年冬天，我约束自己，整天在家里复习功课。虽然还是想念车间，到底没出过家门。

第二年，我升级了，考试分数超过了二哥。二年级大考，我和大哥都得了甲等第一名。父亲逢人就夸奖我们有出息。

但是，我并没忘记要做一个工人。在工厂外面的渣子堆里，拾来一些碎铁片、洋钉和铁丝，又找到一个罐头盒子。我把树枝切断，卡在罐头盒口上，两头钉上小洋钉，在小树枝中间系一根长绳，做成了一只打水的吊桶。

我跑到一个水池旁，肚子伏在栏杆上，把小桶投进水里，可是它不肯下沉，我猛地向前一扑，想趁势打上水来，谁知两脚腾空：一头栽进池里去了。我刚张口叫喊，一股水灌进了肚子，一喘气，鼻子里又吸进一股水，接着水往鼻子嘴里直灌，急得我在水里乱抓乱滚。幸亏挑水工人老陶把我拖上来，还照头上打了两巴掌，说有冤魂附体。

老陶把我放倒在地上，一手顶着肚子，一手按头，控出许多黄水。也不管我愿意不愿意，就送我回家。父亲照例又打了我一顿。

夏天，锅炉房后山的贮水池里常有小孩子洗澡，我心里又痒痒起来。想下去，怕再挨淹。一时拿不定主意，愣愣地站在那里。

“下来吧！”小仇两手在水里扒了一下，向我招呼。

“我不会。”

“那怕什么，我教你！”

他两脚扑通扑通打着水面，激起一团团水花。我的劲头被勾起来了，连忙脱了衣服，下到水里，小仇在池边托着我练习划水动作。我使劲地打水，一高兴忘记了危险，脚一滑，落进了深水地方。我两手一使劲，划出了水面，刚一冒头，又沉下去了。小仇脸也吓白了，急忙爬上岸，抱一根粗树干，推到池里，我一冒头，抓住了树干，小仇趁势把我拉上岸来。

从这以后，我天天到池子里去，到底学会浮水了。

## 劳动的开端

安源煤矿工人的斗争，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。三十多年前，中国共产党就在这里领导了工人运动。党首先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，教育工人群众，发展党的组织，接着成立了工人俱乐部，进一步把工人组织起来。还办了四个职工子弟学校，职工子弟不用花钱，就可以进学校里念书。

1927年，我整整十岁，在东区职工子弟学校念四年级，并且参加了矿上的儿童团，担任宣传员。

工人俱乐部是工人自己出钱盖的一座三层大楼，背后靠山，前面是大广场。礼堂正面悬着“全世界无产者，联合起来！”的大标语，两边还挂着斗大的红彩球。每天下课以后，我们背着洋鼓洋号，到广场上吹打。有时也在俱乐部看戏、听讲演。俱乐部里一天到晚不断人，它是组织矿工斗争的中心。

这年9月，官僚资本家和军阀派兵封闭了工人俱乐部，逮捕了工人领袖黄静源。工人们赶来抢救，反动派用排枪向工人射击，有两个工人当场牺牲了。黄静源被敌人捆绑着，愤怒地质问反动军官：

“我犯了什么罪？”

反动军官答不上来，只反问一句：

“你还敢打倒帝国主义吗？”

“打倒帝国主义！”

敌人用尽威胁利诱的手段，逼他供出党组织的活动，又问他谁是共产党员。黄静源冷笑着回答：

“闭起眼睛一个没有，睁开眼睛到处都是！你们能杀死我一个，杀不尽全中国人民！”

敌人在工人俱乐部前面的广场上，把黄静源杀害了。他临死前还高呼：

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

当天晚上，矿工们冒着生命危险，抢出烈士的遗体，连夜送到七十里以外的醴陵去。还在他就义的地方埋下一根树桩，作为标记，并且在长沙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。

不久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了。1926年夏天，北伐军从广东打下湖南和江西以后，安源煤矿总工会公开出现了，八方井煤窑口扎起了高大的牌楼，牌楼上写着“也有今天”！矿工们拔掉了早年在广场上埋下的树桩，竖起一根一丈多高的木牌，上面写着：“黄静源烈士就义处”。周围的栏杆上挂满了花圈。安源煤矿工人成立武装纠察队，参加了革命战争。

1927年4月，蒋介石反动集团叛变了革命。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开到安源，疯狂地屠杀人民。安源煤矿变成了一座屠场，每隔两三天，就见敌人绑着一批人在工人俱乐部前面的草坪上枪杀了。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广场上的黄土和绿草。

最使人不能忘记的，是安源矿工武装领袖杨士杰和株萍铁

路工会主任朱少连的被害。朱少连在就义前还给他岳母写信说：

“不要伤心，革命一定要胜利！”

杨士杰被敌人拷打了七昼夜。敌人用烧红的铁钉，钉住他的四肢和胸口，他还忍痛高喊：

“蒋介石你瞧吧！将来一定有人来收拾你！”

革命的疾风暴雨过去了，那血的记忆却永远不能从我幼年的心里抹去。

国民党反动派占领萍乡以后，学校停办，我就失学了。接着，家庭生活也陷入了绝境。

父亲平时省吃俭用，攒下几个工钱，全存在萍矿银行里。同事和朋友们劝他在湖北老家买点田，置几间房屋，给晚年留个落脚的地方。但是父亲不要田地，也不要房屋，只想让孩子们念些书，学些本事，把他们培养成人。

父亲的梦想完全破灭了。

在敌人暗无天日的统治下，煤矿陷人不死不活的半停顿状态。银行一倒闭，父亲一辈子的血汗钱都白扔了。矿上又趁机滥印“矿票”，市面上谁也不收，工人拿着废纸买不着东西，只好用它当手纸。

我们兄妹七个只会张口等吃，这对父亲是个很沉重的负担。家里生活越过越苦，开头还有点儿稀的喝，后来连稀的也难喝上口。家具卖完了卖衣服，衣服卖完了卖破烂。要米钱，要油盐钱的债主们，成天找上门来，坐着不走。

父亲看着一家人挨饿，只是叹气，有时弄到一点吃的，家里人口多，也不够吃。弟弟妹妹围着母亲直嚷。母亲含着眼



泪说：

“好孩子，让爸爸吃饱，好出去挣钱。”

父亲把稀菜粥还给了母亲说：

“先给孩子们吃吧。”

父亲捧着头坐在桌子旁边，落下辛酸的眼泪。

母亲低声下气地应付那些催命债主，还要哄孩子们。大哥被送进萍矿医院学医，那里管吃不给钱。二哥急得没法，饿着肚子跑到大街上，挤在人堆里听大鼓书。

这一年，我十二岁，看见家里这样子，心里像油煎一样。我不能眼看一家人挨饿，我要靠劳动解除饥饿的威胁。

萍乡煤矿四面环绕着高山，矿区东北的深山丛林里，丰富的煤藏快接近地面，人工开采的小煤窑，星星点点地散布在这深山里。

土窑完全靠人工采煤。窑主们随便挑个地方，挖一个斜洞，就算是煤窑，工人进出连腰也伸不直，像狗一样爬进去挖煤，又像狗一样把煤从窑里拖出来。窑顶常常倒塌，压死人。窑主害怕工人不下窑，在洞口摆个泥菩萨，挂上一块写着“确保平安”的木牌，天天烧香上供，迷惑工人。

从山里往外运煤，也同样靠人工，挑脚的把煤一担一担地送到车站。许多穷孩子都去挑脚，卖力挣钱，我也打算挑煤去。

我去找从小在一起玩的小赵商量，想叫他带我去。小赵歪着脑袋，把我左看右看，笑了笑说：

“得了吧！你也挑得动煤？像个瘦猴子，不要让扁担把你压扁了！”